



“新”地图

□叶正尹

很多年没回家乡了。我早早地请好年假，打算这个国庆节提前一周回去看看。

母亲寄来一盒桂花糕，随包裹附了一张手绘的示意图，密密麻麻标注着新小区楼号、超市和公交站，还用红笔特别圈出了她最爱的那家豆浆铺子。“现在变化大，怕你回来找不着北，”她在电话里笑道，“按着妈画的‘藏宝图’走，准没错。”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，心头一暖，随即却微微一怔：在我记忆里堪称“活地图”的母亲，如今竟也需要为故乡绘制新的注脚了。

车一下高速，我便疑心走错了道。记忆里厂区外那条颠簸的煤渣路，何时变成了双向六车道的柏油大道？路旁曾荒芜的河滩，竟立起了一座体育馆，流线型的屋顶在秋阳下闪着银光。导航机械地提示着“前方三百米请右转”，我茫然四顾，只见记忆里那个有着王大爷杂货铺和一排老槐树的转角，早已变成一片开阔的广场，几位老人正在那里打着太极。

十年未见，故乡已换了新颜。面对导航的一次次“误报”，我只好将车停下，试图以步行这种最原始的方式，去拼接记忆的碎片。我试图以那个曾经人声鼎沸的老菜场为原点，像过去一样穿行。空气中似乎还飘着当年豆腐脑和油炸果子的香味，可穿过崭新的市民广场，绕过玻璃幕墙的图书馆，我彻底迷失了。故乡仿佛是一个精心打扮的亲人，眉眼间都是熟悉的亲切，细看却处处是陌生的惊喜。

凭着模糊的记忆拐进一个小区，却见母亲已在楼下笑着招手。“就猜到你会走到这儿来，”她接过我的行李，“这片地，就是咱家的老院子啊。”我愕然环顾，绿草如茵，儿童嬉戏，哪里还寻得见半分斑驳墙垣的痕迹。

午后，母亲执意要带我“认认新路”。她像个得意的导游：这是新建的医院，隔壁栋李奶奶做白内障手术再不用奔波去省城了；那片是规划中的绿地，早上散步能遇见好多老邻居；最远处是刚通车的跨湖大桥，晚上的路灯亮起来，像一串发光的珍珠，好看得很。

她如数家珍，语气里满是骄傲。我忽然明白，我的迷失，于她而言，正是期盼已久的抵达。这张崭新的城市地图，于是陌生的导航，于她，却是晚年生活切实的便利与安稳。我们母子二人，一个在用记忆丈量消逝的过往，一个在用脚步丈量温暖的当下。每个人的小确幸，终将汇成时代的大风景。

暮色漫过小城肩头时，我们站在新修的观景台上。整座小城在金色余晖中舒展，新楼与旧塔和谐共存。我心中那幅泛黄的地图悄然翻页。故乡从未远去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长。那些熟悉的街巷或许已经消失，却为我们父母辈开辟了更宽阔、更明亮的生活现场。变的是城市面貌，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温热脉搏。

何处是家？家不在旧地图的某个坐标上，而在母亲的从容笑颜里。而此刻你看那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宛若一支笔，正在将这座小城的崭新图景，勾勒成一幅无需命名的壮阔画卷。此心归处，便是吾乡。

一块月饼，裹着千里乡音

□李小庆

去年中秋我没回家，母亲在电话里絮絮叨叨，说她做了我爱吃的五仁月饼，瓜子仁是托邻居从乡下收的，核桃仁挑的是最饱满的，连糖都少放了些，怕我嫌腻。末了又补一句：“等你回来，我再给你烙几张葱油饼，就着月饼吃，香。”我当时忙着赶项目，只匆匆应了声“知道了”，挂了电话才发现，掌心竟攥出了汗。

中秋节快到了，快递员送来了个鼓鼓的包裹，拆开一看，满是母亲的心意——最上面是那盒熟悉的五仁月饼，油纸裹了一层又一层，下面压着袋晒干的桂花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，是母亲的字迹，歪歪扭扭却一笔一画：“月饼要常温放，别放冰箱，凉了不好吃。桂花泡在茶里，像家里院子里的味儿。”

我拿起一块月饼，咬下第一口，熟悉的甜香瞬间漫满口腔。瓜子仁的脆、核桃仁的香，混着冰糖的清甜，和小时候母亲亲手做的味道分毫不差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中秋夜，一家人会搬张竹桌放在院里，母亲把月饼切成四块，父亲一块，我一块，弟弟一块，剩下的一块留给还在灶房洗碗的奶奶。月亮升得高了，洒下满院清辉，母亲会指着月亮说：“你看那月亮里的影子，是桂树，等桂花开了，咱们就打些桂花，腌在糖里，来年做月饼更香甜。”

那时总觉得，中秋的月亮是家里的最圆，月饼是家里的最甜。后来去外地读书、工作，吃过各种各样的月饼，流心的、冰皮的、莲蓉的，包装越来越精致，味道却总差了点什么。直到此刻咬下这口五仁月饼才明白，差的不是味道，是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热闹，是院里那棵老桂树落下的细碎花瓣。

给母亲打视频电话，她正在院里收衣服，身后的桂树开得正盛，金黄的花瓣落了一地。“月饼吃上了吗？”母亲的声音透过屏幕传来，带着些微的沙哑，“我问了快递员，说早就到了，怕你没来得及吃，放坏了。”我举着手里的月饼对着屏幕晃了晃：“正吃着呢，香得很。”母亲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：“喜欢就好，等过年回来，我再给你做，再给你腌些桂花糖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把剩下的月饼重新包好，放回盒子里。窗外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，圆得像块玉，清辉洒在桌上，也洒在那盒月饼上。忽然觉得，这块小小的月饼，就像一座桥，一头连着我所在的城市，一头连着千里之外的家乡；一头连着我如今的生活，一头连着小时候的记忆。它裹着的不只是五仁的香甜，还有母亲的牵挂，还有那缕无论走多远，都忘不了的乡音。

或许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块月饼，它不一定是最昂贵的，却是最珍贵的。因为它承载着我们对家乡最深的思念，承载着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时光，无论我们走多远，只要尝到那熟悉的味道，就知道，家，永远在那里等我们回来。

月亮等我回故乡

□卜庆萍

中秋是中国人心上的结，一到农历八月十五，风里都飘着归意。千万人扛着行囊往家赶，就为赴一场月下团圆。于我，这心上的结同样有层特别的意义。那轮月亮，年年都在天上等，等我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故乡。

故乡是座小镇，藏在山坳里，没什么热闹景致，却满是熨帖的烟火气。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，晨起时能听见巷口卖豆浆的吆喝，铝锅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响，白花花的豆浆盛在粗瓷碗里，撒一勺白糖就能甜到心里。傍晚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摇蒲扇，手里还攥着给孙辈的水果糖，糖纸在夕阳下闪着亮晶晶的光。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，看惯了院角的桂花树，每到中秋前后，细碎的黄花落满石阶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听熟了母亲在厨房切菜的声响，菜刀落在砧板上，“笃笃笃”的节奏里，就飘出了饭菜的香。后来我揣着几分少年意气，背了包往城市走，想闯一片自己的天地。

城里的日子过得快，高楼把天割成碎片，霓虹比星星亮。我慢慢有了稳定的工作，也认识了能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，可总觉得心里空着一块。尤其到了晚上，加班回家路过空荡荡的街，抬头看见月亮，那点空落就会漫开来——是想故乡的青石板了，想母亲煮的南瓜粥了，粥里卧着一颗溏心蛋，筷子一戳就流出金黄的汁。我想父亲坐在院里抽烟时，烟圈飘向月亮的模样。他总说：“月亮圆了，就该回家了。”我在异乡忙着生计，忙着追赶日子，故乡好像离得越来越远，只有月亮还像从前那样，挂在天上，安安静静地等。

一近中秋，记忆就会自己跑出来。小时候的中秋节，天还没黑，母亲就把小方桌搬到院里，桌布是洗得发白的碎花布，摆上刚买的月饼，有豆沙的、五仁的，还有我最爱的莲蓉馅，月饼皮上印着“中秋”二字，酥得一碰就掉渣。旁边搁着洗得水灵的苹果和梨，梨皮削得长长的，绕着果身转好几圈；再泡一壶桂花茶，玻璃壶里漂着金黄的花瓣，热气裹着香，飘得满院都是。我和弟弟围着桌子转，眼睛盯着天，就等月亮出来。

等月亮慢慢爬上来，整个院子都亮了。那月亮真圆啊，像奶奶纳鞋底的银顶针，又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玉盘，清辉洒在地上，连草叶上的露珠都闪着光。父亲会给我们讲嫦娥的故事，说月亮上有桂树，有玉兔，我就盯着月亮看，总觉得能看见玉兔在跑。母亲会把月饼掰成小块，先给爷爷奶奶，再分给我和弟弟，我们边吃边闹，笑声裹着月光，落得满院都是。那些日子，甜得像月饼里的糖，揣在心里，这么多年都没化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，院里的月光刚铺匀半块青砖，东头张婶的声音就隔着竹篱笆飘过来：“丫头妈，刚烙的芝麻月饼，给娃们拿两块！”母亲擦着手从厨房跑出来，手里还攥着刚蒸好的糯米藕，隔着篱笆递过去：“可别总给孩子们送，尝尝这个，刚从塘里挖的藕，甜着呢！”

我趴在门框上看，张婶接过藕，又把装月饼的竹篮往母亲手里塞，竹篮边还沾着几粒没扫净的芝麻。西头的李叔也提着个陶罐子过来，罐口飘着桂花的甜香：“今年的桂花酒泡好了，给老哥带点，晚上赏月时喝两盅。”父亲连忙迎上去，从屋里拎出一兜刚摘的石榴，外皮红得发亮：“尝尝这个，今年结得稠，甜得很！”

中秋的月亮，早成了我的念想。不管我在城里过得如不如意，只要看见这轮月亮，就像看见故乡的家，看见母亲在门口张望的样子。

现在，月亮又在天上等了。这份等，是乡愁，是牵挂，说不明道不尽，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。我知道，只要我踏上回家的路，只要我推开故乡的门，那月亮就会变得特别亮，特别圆，把院子照得跟从前一样。不管我走了多远，故乡的中秋夜，永远有一轮等我的月亮，永远有一桌热乎的饭，永远有家人在等我。这就够了，这就是我心里最暖的归宿。